

大衆文藝叢書

生死仇

遼斐·陳明著



仇 死 生

著明陳•斐逢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生死仇

作者 遼 斐・陳 明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月八年九四九一

版一第版北華造印平北在

人物表

嚴敦厚：中和堂藥舖的掌櫃，五十多歲。

嚴伯民：其子，三十歲。

劉淑英：其媳，二十八歲。

范懷和：其外甥，藥舖學徒，十九歲。

龍兒：其孫，九歲。

崔老奶奶：街坊，五十二歲。

劉虎：三十六歲，「十九號」情報員。

馮占鰲：三十九歲，「十九號」情報員。

李書樓：三十歲，「十九號」情報科長。

白玉娟：二十七歲，「十九號」情報員。

韓玉山：二十五歲，「十九號」便衣。

馬山德：二十四歲，「十九號」便衣。

朱玉金：二十八歲，「十九號」便衣。

趙班長：三十歲，僞自衛班長。

僞自衛隊員甲，乙。

保丁：三十歲。

高揆一：二十四歲，鐵路工人。

劉天孝：三十二歲，小商販。

郭松元：小房主，三十六歲。

賈西春：商人，流氓，三十六歲。

許文炳：二十八歲，變戲法的，國民黨員。

馬弁：二十八歲，「十九號」趙主任的馬弁。

王忠元：四十五歲，看守。

時間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月

地點

石家莊

第一幕

第一場

地點：中和堂藥舖櫃上。

時間：七月某日黃昏。

開幕時：范懷和正在碾藥，龍兒及劉淑英坐在櫃裏，門外幕色已臨。

英：別算了，龍兒，看你爺爺回來沒有？

龍：不，我把這題算好。

（嚴敦厚上）

英：爹，回來了，今兒個這末晚，一忽就快戒嚴了。

范：（給拿長袍掛起）舅！喝水。

嚴：到橋東看病，半路上又算救了半條命。（咳嗽）

英：你累了，早點歇着吧！

嚴：不要緊。

英：爹爹今天儘是些什麼病？

嚴：儘是時症嘞。

英：這一陣太熱，容易得時症。

嚴：唔！這一陣時症特別多。

范：舅！（送上熱手巾給嚴）

嚴：橋東有一家，掉了戶口冊，昨兒個夜裏就把這人抓走了，剩下七十歲的老娘，沒法活，瞅着沒人就上吊了，恰好我在那兒，請我去折騰了半天，才算救過來，唉！這些都不用提了。喔！我出門半天，家裏有什麼事麼？

范：有一個人請舅看病去。

嚴：讓我歇一下再去，是誰家？（英急去拿袍子）

范：安國縣黨部張秘書，還是給他二姨太太治病！

嚴：又是他！（對拿着袍子的英）不用了，我顧不上去！

英：爹！上回你沒有去！這回再不去，不好吧！

嚴：他那個病，不要緊，再說，我累了。

英：他有錢有勢，得罪他可不成！

嚴：唔！

范：這一陣抓人抓得亂糟糟的。

嚴：（咳）

英：爹，你不常說，咱們行醫的應該濟世活人，不能見死不救麼？

嚴：咳！這看對什麼人，他那種憐病，看好了也白費，再說他們有門路，那裏不能找到醫生。（咳）唉！年歲大了，精力顧不過來，你快打電話去，回絕他，說我病人多，沒回來！（咳）

范：唔！（下）

英：爹，你又咳嗽了，那就歇歇去吧！

龍：爺爺，爺爺，你看我寫的。

英：你爺爺累了，別給他纏。

嚴：不要緊，我看！（唸）濟世活人，寫的好，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唔！不，不知這。

嚴：你爸爸該回來了。

龍：我到門前瞧瞧去！（高興的收拾書包）（范上）

范：電話打了，回絕了。

嚴：唔！噫！這付葯怎麼到這時候還沒取走。

范：喔！她眼下沒現錢，說明天來取。

嚴：這做得太不對啦！我跟你說過好幾回，咱們作買賣的人，固然爲了掙錢養家，而行醫的是爲了濟世活人，她實在拿不出來，就算了嘛。

范：她說害病是背錢的事，錢背够了就好了！不化錢吃藥，病好不了。

嚴：這是誰點的？

范：街坊崔奶奶替他小子點的。

嚴：這就更不對了！崔老奶奶常常跟咱們來往，家裏就靠拴兒拉洋車，掙一天吃一天，他病了就斷頓，所以她這麼說，嗨！你這孩子……

范：那我快給她送去。

嚴：對了！快送去！以後千萬要記住，該幫助人的時候就幫助人。

范：記住了。

龍：媽，我也去！

嚴：不要把我的話當耳邊風，懷和，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我這都是金玉之言，也是爲人處世之道，你是我的外甥，我才這樣對你說，你別聽了不高興呀！

范：我沒有不高興！

龍：媽，我跟懷和叔叔去。

嚴：去吧！就回來。

（范，龍同下）

英：爹，你看伯民出卡子這末些天，還不回來。這幾天我常心驚肉跳，不會出什麼事吧！

嚴：那是因爲你惦記他太過了。

英：這幾天好些地方被那邊佔了，警察特務到處抓人，鬧得鷄飛狗叫，晚上不到十點就戒嚴了，聽說卡子上特別嚴實。

嚴：咱們買賣人，沒關係。

英：怕伯民從那邊……

嚴：藥行公會大夥推舉他去採辦藥材，大家夥的事，有憑有據，不怕。

（范，龍上）

范：舅，送到了。

龍：爺爺！崔奶奶說謝謝爺爺。

范：她說咱常幫他，等拴兄弟好了，過來謝您。

嚴：咱們不爲這些，替人治病是咱們本份。

英：好了，龍兒該睡去了，明天還上學去。

嚴：龍兒跟媽去睡吧。

龍：爺爺，我去睡呀！（同英入）

嚴：你完了麼？

范：沒事了。

嚴：懷和，來，接着講下去。（咳）

范：您早點睡吧，我自己看。

嚴：（搖頭）（唸）神聖工巧，是診病的要道：望而知之謂之神，所以要目察五色；聞而知之謂之聖，所以要耳識五音；問而知之謂之工，所以要言審五病；切而知之謂之巧，所以要指別五脈。這望聞問切，神聖工巧，就是識別病症的要道……（敲門聲）有人叫門，你去開門。

范：（開門）！伯民哥回來了，（伯民風塵滿面，推了自行車上）
民：爹！

嚴：啊！伯民，你回來了，路上好走麼？

民：路上到沒什麼。（龍跳上，英跟在後面）

龍：爸爸，我才唸叨你呢！

民：好，龍兒，乖，爸爸給你帶吃的來了。

（龍兒跳到桌前，取出書本寫）

嚴：伯民，你今天什麼時候動身的，怎末到這時候才到家？貨卸在那兒？

民：咳！不用提了。進卡子的時候，哨兵看見兩車貨，硬說是從匪區運來的，連人帶車，押到警察局去了，好說歹說給了卅萬塊錢，才放我出來，要找兩家舖保，才能把兩車貨取回來。

嚴：唉，不要緊。貨辦到了就成，明天到藥行公會去，找兩個舖保吧。

范：伯民哥！洗臉水打了，在這洗吧。

民：放到裏屋去吧。

英：家裏奶奶她們好吧？

民：他奶奶身體挺結實，日子過得也好。好幾年沒看見龍兒，他老人家頂想他，叫把龍兒送回去；要不，全家都回去。爹，我看那裡做買賣的都發財，又不受卡子上的窩囊氣，倒不如都回去好！

嚴：經營十多年了，換地方幹麼，在那小地方也沒大發展。

民：誰說沒發展？（悄悄地）辛集發展可好呢？那兒又不像這兒，這個捐那個稅的。

嚴：得了，別說了。

民：這兒接收大員把老百姓劫收完了，那邊政治又好。

英：你少說兩句還不成！

嚴：做買賣的管那些幹什麼？

英：快洗臉去吧！

龍：爹，你瞧。

民：唔，寫得好！（入內）

英：（唸）「爸爸回來了」，寫得歪七歪八。

嚴：我看看，好！快給龍兒吃梨，吃了睡覺去吧！

英：（向內室）伯民，你吃飯沒？

民聲：沒！

英：想吃什麼，我給你作去。

民：隨便做點吧。（嚴拉龍入內）

英：（對范，）把門上了吧！（入另一室）

（范上好門，獨自收拾）（少頃打門聲）

劉聲：開門！開門！

范：誰呀？

劉：嚴掌櫃在家麼！開門！（范開門）

范：你先生看病麼？

劉：不是。

范：抓藥麼？請坐！

劉：不，麻煩你們掌櫃的一點小事！

（劉淑英端飯碗上）

英：什麼事呀！

范：找掌櫃的說句話。

英：請坐，爹！爹，有人找你！你有什麼事呀？

劉：跟你說也一樣，不用叫他了。

嚴聲：我這就來。

英：貴姓？

劉：我姓王，徐文斌先生托我把這一包東西送到你櫃上擱一下，他一忽兒就來取。

英：徐先生，那個徐先生，我們不認識呀！

劉：認識，認識，……都是安國人，鄉親，徐文斌嘛，把這包東西放一會馬上就來拿。

英：你不坐一忽？

劉：不了。（下）

嚴：（上）是誰來了？

范：一個姓徐的，叫徐文斌，他把一包東西放在這兒！

嚴：人走了？

范：那人怎末鬼鬼祟祟的。

英：說一會就來取。

嚴：唔。

范：這東西怎麼這末沉，是什麼？（打開看）

嚴：別人放的東西，別動他。

英：啊，是槍！

范：槍！

嚴：別嚷，別叫大家知道，快包起來！

范：還有信，是給您的，舅。

嚴：（看）我不認識這個姓徐的呀，怎麼托我保存？！

英：他不來取了？

范：那咱們怎末能放這個？

（嚴伯民上）

伯：什麼事呀！

英：一個姓王的，硬把這枝槍留下，說是姓徐的，是個安國人，叫咱們給他藏一藏，（又急又怕）你看，這怎末辦？

嚴：我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這種事也不能亂託人，我看這事不的確，我們